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梦的解析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SIGMUND FREUD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梦 的 解 析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孙名之 顾凯华 冯华英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的解析/[奥] 弗洛伊德著; 陈名之等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1.1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孙名之主编)

ISBN 7-80105-729-5

I. 梦… II. ①弗…②孙… III. 梦—精神分析 IV.
B8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3148 号

梦的解析

著者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译者 孙名之 顾凯华 冯华英

策划编辑 江红 陈杰平

出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排版 博瑞激光照排厂

印刷 南方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32 开
22.25 印张 490 千字

版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书号 ISBN 7-80105-729-5/B·8

定价 42.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71187 64279032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出版说明

精神分析学说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创立的。弗洛伊德最初是作为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科医生来从事研究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歇斯底里症患者。他发现歇斯底里症的根源主要不是由于生理的原因，而是在于深刻内在的心理因素。他将这种内在的心理因素归结为儿童期被压抑的性意识，并由此创立了“无意识性本能学说”，认为神经症的发作就是性意识的长期压抑最后总爆发的结果。弗洛伊德将他的发现加以总结，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最富创见的心理学说，并将这一学说全面推广到哲学、社会、宗教、文化领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但是弗洛伊德的思想体系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他的全部学说贯穿着生物学观点，否认人性的历史性，否认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影响。随着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们不断批判性地发展弗洛伊德的思想，日益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逐渐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分裂和分离。1911年阿德勒就开始反对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强调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对人格发展的影响，建立了精神分析的个体心理学。此后荣格也独树一帜地建立了精神分析的原型理论。尤其是4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

新精神分析学派即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因强调社会文化的作用而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形成鲜明的对立，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妮和弗罗姆等人。其中弗罗姆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应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上，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分析的人本主义思想。

在精神分析运动中，尽管出现了不同的思想，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是精神分析学派总的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即强调儿童期的影响，强调压抑的作用，用病态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的人性等。精神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蓬勃发展，深入到西方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融合到了整个西方社会之中，成了西方社会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人性造成的戕害，以及后工业社会给人的精神造成的强大压力之故。

精神分析学说早在 30 年代就传入我国，近年来出版界也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弗洛伊德的重要著作，但是都较为零散，未见系统。在我国，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入，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社会竞争日益增强，人们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由此造成的精神苦闷越来越多。尤其是儿童，从小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些压力和苦闷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缓解和宽慰，天长日久就会形成心理畸形和性格变态，导致病态人格或神经症。如何缓解精神压力，如何消除不良影响，如何避免病态人格，如何营造融洽的家庭氛围、和谐的社会环境，健康地生活和成长，这是我国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此，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希望能够给我国学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些参考。本译丛共 18 种，精心选取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荷妮和弗罗姆的

12/6/01

经典之作，分别从性欲、社会、生活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对人的病态心理——大至精神疾患，小至日常笔误、舌误等过失进行了深入的精神分析。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我所用，这一点无需我们多说。这套丛书是我们精心组织人力翻译完成。尽管如此，其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方家不吝赐教。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编辑部

1999 年 12 月

第一版序言

在本书中，我试图对《梦的解析》作一阐明，在这样做时，我认为并没有超出神经病理学的范畴。因为心理学研究表明，梦是一系列变态精神现象中的首要成分。由于实际的原因，这一现象中的其他成分如癔病恐怖症、强迫观念、妄想症等等，势必为医生所关注。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不能要求梦具有（医学）实践上的重要性。但在另一方面，梦作为一种示例，它们的理论价值具有较大的比重。凡无力解释梦象来源的医生也无法对恐怖症、强迫观念和妄想症有所理解，也不能指望他们进行治疗了。

与解释梦的重要性有关的同一交互关系，对本书中存在的种种缺陷也必须负有责任。在我的陈述中经常出现的线索中断之处，恰好是梦形成问题与更广泛的精神病理学问题之间的联结点。这些问题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但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将来又能掌握更多的材料，在以后的书信中可专题讨论。

我在阐明解释梦时所必须采用的材料，由于其特殊性，进一步增加了本文表述的困难。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于本主题有关的文献中报道的或没有指明出处收集来的梦对我的目的毫无用处。我所能选择的梦例只能是我自己的梦和那些我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患者的梦。但我并不采用后一类材料，因为在这种梦例中，由于加入了神经质的特征，梦的过程变得异乎

寻常的复杂了。但如果我报告我自己的梦，不可避免的是我必须将我不愿暴露的自己精神生活中的隐私，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或者说超出了任何一名作者——一位科学工作者而非诗人——的正常要求。这样做是痛苦的，但也是不能回避的。我心甘情愿地这样做，否则我就完全失去了可供我在心理学方面发现证据的可能性。当然，我不可避免地采用省略和替代的方式来减轻我的一些轻率的言行。但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我引用梦例的价值肯定显著降低了。我只能希望本书读者设身处地地想想，并给予宽容。并且，在我的梦例中，如果有人发现与他有任何联系的话，希望无论如何给我在我的梦生活中有自由思想的权利，此外别无他图。

第二版序言

本书（一本被认为难以阅读的书）在届满 10 年之时才得以再版，但并不能凭业内人士的兴趣来看待这一情况。看来，我的精神病学的同行们已经顺利克服了由我研究梦的新方法所造成的最初震惊。而惯于用（大部分相同的）几句话把梦论述为意识状态的补充物的职业哲学家，显然也并未认识到恰在这一点上各种推论方法都可以使用，由此便必定导致我们心理学定理的根本改变。科学期刊评论者们的态度只能误导人产生一种预感：本书的命运将会陷于默默无闻的书堆里。我的一小批勇敢的支持者们在我不带领下运用我的精神分析方法进行治疗，并用我的方法来解释梦，可是他们本身是无法使本书的第一版销售一空的。因而，我要致以谢意的是更广泛的那些具有文化修养和好奇心的读者们。在九年以后，他们的共鸣促使我再次从事起这项仍处于基础状态的艰巨工作。

我很高兴地宣布，我发现本书几乎不需要改动。我只是在某些地方增加了一些新鲜的材料，或根据我新近增长的经验添加了一些从中归纳而来的细节，或在极少的观点上重新阐释我的论点。但是，所讲述的梦例及其解释，以及由此演绎出的心理学基本原理则予以保持不变。无论如何，从主观上说，它们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熟悉我的其他著作（关于精神神经症的病因学和

机制)的人们会知道,尽管有些事实已经铁板钉钉,我也从来都不会把尚未有定论的观点奉献出来,我还是尽心竭力地修缮我的观点和结论,使之与我不断推进的知识保持平衡。但是就梦领域的研究而言,我依旧可以保持我最初的研究成果不变。在我多年以来从事的精神病研究工作中,我常常处于疑惑不定和信心动摇之中。此时,《梦的解析》一书总能使我恢复信心。以此,我的一些科学对手一定是出于某种显而易见的本能,才导致他们特别是在我对梦的研究上,拒绝追随我。

在修改过程中,能同样经得住长久考验和重大改编的因素是本书的材料,及我自己的梦。这些梦在用于阐释解释梦的规则之后便被弃置一旁或失去价值了。从我本人的主观方面来看,本书还有更深一层意义,这是我在完书以后才发现的:我发现本书被我用来进行自我分析,它是对我父亲之死的一种思考,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人对自己一生中最沉重的打击、最重大的事件的反应。既然感觉到了这一点,这一体验就变得根深蒂固起来。^①但是,对于我的读者来说,他们运用哪些材料去了解梦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给梦做出解释,都差别不大。

凡是我发现把一些重要的增添材料插入原来的正文中去的时候,我都将用方括号来注明增添的日期。^②

贝尔切特斯加登,1908年夏

① 弗洛伊德的父亲死于1896年,关于此时的感情的说明可以参见他于1896年11月20日给弗利斯的信(1950a,第50封信)。

② [1914年增注](自第四版)在以后的版本中这些都省略了。

第三版序言

本书的第一版与第二版相隔了9年。现在刚过了一年多一点，就出现了要求出第三版的呼声。对这一变化我本应感到高兴。但既然我以前不愿把本书受到的忽视当做缺乏价值的见证，现在我也无意把本书的再版作为其优越性的证据。

即使是《梦的解析》也不能不受到科学知识进展的影响。我在1899年写这本书时，我的“性学理论”还未曾问世，有关精神神经症的较为复杂形式的分析还处于萌芽状态。我意在使《梦的解析》有助于神经症的心理分析。但此后，对神经症的更深入探索加深了我对梦的理解。《梦的解析》学说本身按照本书第一版中尚未充分强调的方向发展了。我自己的经验和斯特克尔及其他作者的著作帮助我掌握更精确地评价梦中（或不如说是潜意识思想中）象征意义的方法。在这几年中，大量值得仔细考虑的资料已经积累起来了。在文章中，我将用插入语和脚注尽力来探讨这些新发现。如果这些补充材料并不总是与这本书的框架结构相符合，或者如果早期原著的内容并不是每处都与我们当今知识相符，我务请读者宽容存在的这些缺陷，因为这是我们科学知识不断迅速发展的结果标志。我甚至敢大胆预言——如果有需要的话——本书以后的版本会背离以前版本的方向。梦的解析必须寻求与诗歌、神话和大众俗语这些想象力丰富的材料结合，它必须尽

可能比现在更真实地探讨梦与神经症和精神疾病的关系。

奥托·兰克先生在挑选补充梦的素材方面给我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并审订了本版的校样。对他和许多同事的帮助和指正我深表感谢。

维也纳，1911 年春

第四版序言

去年（1913 年），纽约的布里尔博士出版了本书的英译本（*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伦敦，G. 艾伦公司）。

此次，奥托·兰克博士不仅审定了清样，而且还为正本提供了两个独立的章节：第六章的附录。

维也纳，1914 年 6 月

第五版序言

对《梦的解析》的兴趣即使在世界大战期间也没有消退，因此仍然有发行新版的需要。然而，要完全注意到自 1914 年以来的出版物是不可能的。在那时起，我和兰克博士根本得不到国外著作的信息。

荷洛斯博士和费伦齐博士准备的匈牙利译文本即将出版。1916-1917 年维也纳雨果·赫勒尔出版了我的《精神分析导论讲演》。这些演讲的中心章节，包括了论梦的 11 讲，旨在对梦的阐释比本书更为集中，与神经症的理论更为密切。总之，其性质是梦的解析的概述，但是不排除在某些要点上比《梦的解析》更为细致的可能性。

我一直不能对本书作一些基本的修订，修订可以与当代精神观点保持一致，但是，另一方面却可能损害其历史特征。然而，我认为，本书在面世近 20 年后，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布达佩斯-斯泰布鲁克，1918 年 7 月

第六版序言

由于目前书商面临的困难，人们对本书新版的需求为时已久，所以前一版首次未予更改便予以付印，只是由奥托·兰克博士在书末补充了直至现在的书目。

尽管，我认为本书经历了将近 20 年，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然而，这一假设并未能得到承认。相反，可以说它还身负新的重任。如果它的早期功能在于提供有关于梦的性质的一些信息，那么它现在同样重要的任务就是对付信息所遇到的顽固误解。

维也纳，1921 年 4 月

第八版序言

自本书 1922 年上一版（第七版）至本版期间，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在维也纳也出版了我的全集，该全集的第二卷刊印了我的《梦的解析》第一版全文，第三卷则包括了以后增补的所有材料。此间，本书的国外版本都是以通常的单卷本为蓝本翻译的：L. 梅耶尔逊出版的法文版收入 1926 年的法国《当代哲学丛书》，题为《梦的科学》；约翰·兰奎斯特的瑞典版本《梦的解析》出版于 1927 年。洛佩兹－巴勒斯特罗斯的西班牙版本出版于 1922 年，为《科学作品全集》的第六、第七两卷。我以为匈牙利文本早已于 1918 年完成，但至今未见出书。^①

在本书当前的修订版中，我基本上仍然把它作为历史文件看待，只在我的一些有待确认和深化之处才加以修改。因此我放弃了将本版中有关问题的文献列表的想法，已将此节删去。此前各版中奥托·兰克所附的两篇论文：《梦与创造性写作》、《梦与神话》也予以删去。

维也纳，1929 年 12 月

^① 匈牙利文本于 1934 年出版，在弗洛伊德一生中，除各版序言中提及的外文译本外，还有俄文版本出版于 1913 年，日文版本出版于 1934 年，捷克文版本于 1938 年出版，等等。

英文第三版序言

1909年，我应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 G. 斯坦利·霍尔之邀，首次作了精神分析的讲演。同年，布里尔博士首次发表了我著作的英译本，之后又有其他译作发表。如果说精神分析在当今美国人的理性生活中，或在将来也起着作用，这大部分功劳应归功于布里尔博士的种种活动。

布里尔的《梦的解析》首译本发表于 1913 年。自此以来，世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对神经症的观点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本书出版之时（1900 年），由于其对心理学的新贡献，震惊了世界。这次出版，内容基本未作改动。甚至用我目前的眼光来判断，它包含了我有幸所能发现的全部内容中的精华。人能有幸碰到这样的顿悟，一生难得一次。

维也纳，1931 年 3 月 15 日